

解构主义视角下《木施朗加老酋长》分析

张欣悦

(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 610041)

摘要:多丽丝·莱辛(1919—2013)是当代英国著名作家,被誉为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最伟大女性作家,并在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以多产以及主题多变而著称。《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是莱辛创作早期发表一部描述非洲故事短篇小说集,其中《木施朗加老酋长》是小说集中第一篇,以一个白人小女孩视角讲述了白人农场中黑人生存境况故事。小说描绘了莱辛眼中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矛盾与冲突,揭示了在这个多元世界中,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重要性。前辈学者们曾经从生态话语,成长主题,叙述视角等角度解读了主人公心路历程;而本论文以雅克·德里达解构思想作为理论指导,通过分析小说《木施朗加老酋长》中“自我”与“他者”关系进而颠覆传统等级秩序,打破原有中心,消解二元对立,建立一种新和谐。根据以上研究目标,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作家和作品基本情况,并简要概括了《木施朗加老酋长》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并对“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关键概念进行阐述,表明了解构主义在本研究中可行性。第二章是本论文主体部分,以种族,亲子,物种三方面为切入点,试图消解“自我”与“他者”对立中不平等关系,重新建构存在于文本内部和谐关系。最后一章为结论,简要指出了本研究意义和成果。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木施朗加老酋长》;二元对立;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832-9317 (2023) 04-0015-7

DOI: 10.12424/HA.2023.059 **本文链接:** <https://www.oc-press.com/HA-202304-015.html>

一、引言

多丽丝·莱辛(1919—2013)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被认为是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最伟大女作家。她一生写作广泛,出版了50多部长篇小说和20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大量散文集、自传和回忆录。她的作品涉及许多重大人类问题,包括战争、政治、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问题、生态问题和衰亡问题。在莱辛88岁高龄时,她作为“文学祖母”还关注着人类起源、人类历史、人类关系和人类文明。

莱辛认为,“小说应该是一种政治性文学形式,反映紧迫社会问题,所以她的小说都显示出她对社会生活现实的积极参与,反映出强烈社会责任感”(张金全,2016)。《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是莱辛早期短篇小说集,以20世纪南部非洲生活为背景,全

面而生动地展现了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木施朗加老酋长》是文集中第一篇,从一个白人小女孩角度讲述了黑人在白人农场境遇,并由此触发了其更深刻人生感悟的故事。它反映了作家对种族、性别、亲子关系和物种关系的思考,表达了她的人文关怀和在多个层面建立和谐关系愿望。

1950年至1961年期间,莱辛使用现实主义叙事技巧并以非洲为背景写下了早期文学作品。莱辛在非洲这片热土上生活了25年,记录下了她光辉青春岁月。非洲成长经历是莱辛文学生涯探索期,为她早期非洲题材小说提供了丰富素材。她最具代表性作品包括《野草在歌唱》《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和《暴力的孩子》。

作者简介:张欣悦,女,硕士,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主修英美文学。

莱辛的非洲作品既表达了她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表达了她不属于这片土地的痛苦。和《木施朗加老酋长》中故事背景一样，莱辛父母也想在非洲发家致富，于是举家迁往非洲，但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她的父母从未对非洲大陆产生过归属感，只是把这片广阔土地视为发财工具。“对于她的殖民主义父母来说，英国才是家”（Klein, 2000）。就像故事中白人女孩父母一样，他们禁止莱辛与当地土著人交往，把他们视为“劣等人”。一方面，白人殖民身份侵略性，家庭经济贫困，母亲的苛刻，以及她对黑人同情心不被认可，都成为莱辛痛苦和孤独根源。“非洲不是一个值得去参观的地方，除非一个人选择在那之后成为一个流亡者，从一种无法解释的庄严的沉默中离开”（Lessing, 2012）。这种情感使莱辛始终以怀疑和探究精神探索非洲社会中白人与黑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而另一方面，非洲的空气、阳光、草原、牛羊给莱辛童年带来了无限自由和欢乐。非洲阳光照亮了她的童心，她用丰富想象力想象着世界的美好；广袤草原使她希望挣脱任何精神和思想桎梏，找到一个自由世界；非洲的泥土气息净化了她的灵魂，使她保持了人道主义。“它是你可以放任自己在其中的绝美风景，时而内省，自我创造的快乐源泉”（Klein, 2000）。莱辛对非洲人民和非洲生活的深厚感情使非洲成为她写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洲草原的辽阔和文学世界的深邃促成了莱辛在动荡而苍白的现实世界中的精神幸福和自由。由于早期社会工作，莱辛对各行各业的人及生活状况有了现实了解，使她在创作过程中能够以人道主义情怀表达对弱势群体生活的同情。

多丽丝·莱辛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内对多丽丝·莱辛及其作品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从1981年孙宗白发表国内第一篇专门评论莱辛文章到2010年，对莱辛研究在1992年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介绍性和一般性文章，而后期则多为专题研究论文。国内对莱辛小说研究主要采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视角，探讨

莱辛艺术形式、女性主义视角、生命哲学、殖民主义立场和空间问题，有助于中国读者对莱辛阅读和理解。例如，在“扭曲的人性，殖民的悲歌——评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中，夏琼从白与黑、白与白、白与地关系中，着眼于女主人公玛丽的成长和毁灭过程，探讨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对人性的扭曲。这篇作品体现了夏琼对文本中多种二元对立关系的关注，但缺乏对问题出路探索。徐莉莉的“多丽丝·莱辛小说的空间叙事和生态暗示：基于非洲故事的文本研究”从空间叙事角度分析了文本中空间隐喻，从而表达了生态伦理思想，这也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

国外对多丽丝·莱辛及其作品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玛丽·安·辛格尔顿的《城市与维尔德》从城市与乡村对立角度考察了莱辛作品中城市元素；杰奎琳·戴安·柯林斯的《多丽丝·莱辛作品中建筑意象》从城市文化角度考察了莱辛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莱辛研究者开始引入文化地理学的概念，并从跨学科文化角度研究她的作品。二十世纪英国文学中城市主义和社会阶层是一项相对较新的研究，它将后现代地理学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将莱辛作品中城市主义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然而，这些研究同时割裂了城市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城市、空间和地点单一因素进行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随着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兴起，对莱辛作品研究变得更加多样化，但用解构主义来分析其早期非洲文本研究却较少。在当今复杂多变世界格局中，本文用解构主义来分析多丽丝·莱辛《非洲故事集》是可行的。

二、解构“自我”和“他者”之间二元对立

解构主义由雅克·德里达（1930—2004）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他在批判语言学中结构主义基础上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而一种语言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以上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多样性正是解构所专注与关切的东西”（雅克·德里达，2001）。解构主义是把结构看成是一种虚拟存在，其核心理论是对结

构本身厌恶，认为符号本身已经反映了现实，对个体研究比对结构整体研究更重要。

“逻各斯”是柏拉图最早提出的一个言语活动概念，是一种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类意识活动。随着基督教迅速发展和希腊文化强大影响，将理性与权力合二为一的西方文化构建了一个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庞大话语体系，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Tyson, 2006）。然而，逻各斯中心主义使西方人形成了一种刻板思维方式，即用系统化思维来解释世界，却忽视了人类社会和世界多样性，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个人在具体活动中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迷恋个人利益，把其他看成是手段。因此，德里达和其他解构主义者主要攻击目标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痕迹。它是不可定义的，看不见的，却又是无所不在的”（雅克·德里达，2001）。换句话说，一旦解构主义被定义，或被确定为它是什么，它本身就被解构了。解构主义两个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和非终结性。

“‘角色’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个人，本质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而具体个人是某种角色扮演者”（王先霈，1999）。作家创造了对立共存角色，形成了二元对立一直到消解和共生，从而揭示了文学艺术本质。在解构主义视角下，二元对立并非对立，而是形成了一种共存模式，说明双方只有合作才能达到双赢局面。这充分说明解构主义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挖掘出文本中蕴含的人文价值。

（一）解构主义与《木施朗加老酋长》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理论核心概念之一，最早由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提出，成为西方传统思维模式，指的是“对任何系统中一对差异的确定，以及对这一确定中某种价值的分析”（Abrams, 2014）。后来罗兰·巴特（1915-1980）将其引入文学批评，以解构文本二元对立，即“通过确定文本中其他对立面并分析这些对立面关系，结构主义者可以解构文本并解释其意义”（Culler, 2012）。作者同意巴特观点，世界是一个多元世界，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相互冲突的，二元对立前者也不比后者优越。在许多西方文学作品中，由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最经典二元对立是“自我”与“他者”对立，表现为“男性中心主义”“父母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男性是“自我”，女性是“他者”；父母是“自我”，孩子是“他者”；白人是“自我”，黑人是“他者”；人类是“自我”，自然是“他者”。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的概念，指“自我”之外所有人和事。“本我”的任何外部存在，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可见或不可见，可感知或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大多数时候，“本我”处于主导地位，享有许多特权。而“他者”则处于不利地位。德里达认为，“‘他者’是一个完整自我，不能完全被事物中心所支配和包含，也不能被还原为事物本质”（雅克·德里达，2001）。在《木施朗加老酋长》中，白人父母拥有更强话语权，被视为“自我”，而黑人、儿童和大自然则处于劣势，被视为“他者”。根据德里达解构主义观点，“自我”和“他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如果“他者”与“自我”分离，那么“自我”的优越性就无法体现：“自我”表面上是主导，但实际上需要依靠“他者”帮助和合作来维持其主导地位；随着“自我”对“他者”依赖，从长远来看，“自我”优越性会被“他者”削弱甚至颠覆。

（二）解构白人与黑人二元对立

在《木施朗加老酋长》中，白人和黑人是一对典型二元对立。殖民时期，非洲文化无法抵御来自欧洲大陆的强大文化输出。非洲复杂多样仪式、习俗和民俗被简化为本土精神、对土地认同、与自然同化以及天真幼稚生活方式等标签。许多来自英国殖民者在非洲大陆定居，他们重塑了南部非洲地理和人民，并成为其历史进程一个组成部分。故事叙述者小恩科西加斯和她父母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们强制霸占了当地居民土地，进行剥削；甚至把当地人当作未开化野蛮人，强迫他们做奴隶为白人服务，从而切断了黑人古老习俗和生活方式延续。对黑人来说，土地相当于他们的家园，不仅是家园

基础,也是精神慰藉;大自然是神秘而令人敬畏的,不是资源开发对象;人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互依存,习俗和遗产是黑人家庭延续根本。由此可见,白人殖民者到来后的所作所为是在摧毁黑人的根基。根据二元对立理论,由于欧洲文化大力输出,作为“自我”的白人与作为“他者”黑人相比,处于优势地位,两者在许多矛盾中交织在一起,处于敌对关系。

在故事开头,由于受到父母和其他白人影响,小恩科西加斯对黑人描述代表了许多欧洲殖民者对黑人刻板印象。“他们像一群蝌蚪,黑黑的一团,不断变换着形状,聚拢,散开,又结成团;他们没名没姓,或者就是为了帮人干活,说着‘是,老板’,拿工钱,走人”(Lessing, 2012)。可以看出,白人因为黑人肤色而歧视他们,黑人在他们眼中是无名的、没有灵魂的生命。他们存在唯一目的就是为白人服务。“小道上有时会遇到土著,离着半英里远,那两条狗就会冲过去,把他撵上树,好像他是只鸟儿似的”(Lessing, 2012)。狗,作为一种动物,并非天生会歧视,但通过主人后天训练,它们也对黑人产生了敌视。这表明黑人也是白人取乐对象,他们以黑人的尴尬为乐。“他们会放狗去追他,看他抱头鼠窜”(Lessing, 2012)。当小恩科西加斯只是要和在她家工作的黑人说话就会被她的母亲阻止。“这样一种对危险、对某种不愉快事情的意识”(Lessing, 2012)。这意味着,白人小孩从童年开始就受到成年人教育和影响,形成种族歧视思想。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得出,故事中白人和黑人二元对立,前者优越,后者低劣。根据德里达解构主义观点,没有后者的支持,前者就无法彰显其中心地位,所以两者之间关系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此外,前者主导地位是流动的,而不是永久的,也就是说,在后者获得力量那一天,它很可能会失去中心地位。即使欧洲殖民者试图以其强大文化冲击非洲当地文化,但如果一开始没有原住民帮助和领导,他们也不可能成功推动扩大殖民化范围进程,使非洲大陆成为欧洲殖民地。在故事中,小恩科西加斯父母作为农民,将黑人作为奴隶和廉价劳动力,并占用他们的土地进行耕种。在作者看来,白人压

倒性统治地位是不稳定的。一方面,白人农场主要劳动力是黑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黑人被当作奴隶来照顾白人生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白人过度依赖黑人,他们统治地位实际由黑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其结果是黑人只要有足够力量就可以推翻白人统治地位。“自我”和“他者”位置被调换,黑人获得了主导优势。

(三) 解构白人父母与孩子二元对立

父母是孩子养育者,他们的言行深深影响着孩子思维习惯;他们往往是高高在上的,可以支配孩子行为和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子女在心智尚未发育成熟时,会遵从父母意愿而不反抗;但随着年龄增长和发育成熟,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经验形成独立意见,这些意见有时与父母意愿相矛盾,甚至形成与父母对立局面,父母和子女因此构成了一组二元对立。作为“自我”白人父母和作为“他者”小恩科西加斯在这个故事中也是一组强烈二元对立。

作为“自我”父母拥有主导地位,应该散发着人类应有的人文关怀。然而,作者在父母对黑人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人文表现。当父母来到这片富饶大陆时,他们把属于老酋长的土地拿去耕种,破坏了富饶的土地和自然。“所有这些土地,这些你们说属于你们的土地,都是他的领地,都属于我们的族人”(Lessing, 2012);当小恩科西加斯想和家里黑人交谈时,被母亲严厉制止。当老酋长的羊群不小心践踏了父亲农田时,他没有经过老酋长许可就扣留了所有羊群,并索要两百英镑赎金,使得酋长和他部落里原住民在旱季难以生存。

孩子恩科西加斯以“他者”的身份成长,并对她父母行为进行反思,表现出殖民者身上很少具备的人文关怀。和其他白人儿童一样,她从出生起就被教导说黑人是低等的,生来就是他们的奴隶;开发土地进行耕种,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是很正当的。但孩子或多或少还是有分辨是非能力。当她故意大声嘲笑黑人时,她会感到一阵恐惧,“有一种笑是出于恐惧,对自身的恐惧”(Lessing, 2012),这种恐惧来源她自己都不明白。作者认为,这里的恐惧是由于小恩科西加斯意识到自己对黑人行为是错

误的，但由于没有人告诉她这是错误的，并且自己的想法与父母和其他白人不同，因此感到恐惧。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拿着枪从田边走过的女孩和老酋长的一次相遇中。当她第一次见到这些黑人时，便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黑人，因为他们透露出威严。“这几个人非比寻常。他们不是打工的土著。他们举止间透着威严，透着沉着坚定，我行我素”（Lessing, 2012）。在后来女孩和老酋长对话中，老酋长言行举止大方得体，彬彬有礼，而女孩则刻意表现出傲慢样子，对话显得并不礼貌。正是这种差距让女孩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土著都作为东西来使用”（Lessing, 2012）。后来，持枪女孩思维有了改观，“我带枪是为了猎取食物，不再是为了从中找寻自信”（Lessing, 2012）；遇到当地原住民，女孩也向他们打招呼，表示友好；她也意识到非洲大陆的美丽风景，以及白人和黑人和平共处可能性。“这也是我的遗产；我在这里长大，这不仅时黑人的祖国，也是我的。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我们大家，没有必要互相推搡，把别人挤出人行道和大路”（Lessing, 2012）。当她的父亲试图向老酋长索要高额钱财时，女孩看着美丽的风景，与她面前的丑陋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女孩不同意父亲做法，但作为一个白人孩子，她目前没有发言权，无力阻止眼前的一切。即便如此，女孩还是对黑人散发着同情和关怀，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他者”女孩拥有作为“自我”父母所缺乏的人性。女孩“他者”力量在与她父母对比中显而易见，从而解构了父母中心地位。

（四）解构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

莱辛小说特点之一是她对自然、生态和物种之间关系思考。《木施朗加老酋长》以20世纪南部非洲生活为背景，全面而生动地展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莱辛对非洲大陆自然美景的赞美表达了她的生态伦理思想，肯定了自然内在价值，批评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不平等物种关系。故事中，原住民生活在非洲大陆上，敬畏万物，相信天地有灵，与自然保持着和谐关系；然而，白人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原本平静生活；白人将土地拿去耕

种，向自然索取而不知回报，导致绿地变成沙漠，森林变成荒地。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存在，环境伦理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益。这在人类，特别是白人殖民者和自然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人类是“自我”，是掠夺者，是优越者；自然是“他者”，是被掠夺者，是劣等者。从解构主义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大自然哺育，人类不会诞生；自然资源是人类发展必要条件；如果自然资源被耗尽，人类必然会灭亡。因此，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关系。随着掠夺加剧，人类“自我”将逐渐失去其中心地位；作为“他者”自然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

作为“自我”人类和作为“他者”自然的身份是不断变化的，这反映在故事中白人农场和未被开发的自然之间对比中。故事从小恩科西加斯出生开始，她被认为是在这里出生的，并与这里的一切成为好朋友。“人们会认为她应该接受这一切，应该把那些美丽短盖豆树和荆棘树当作自己的老朋友”（Lessing, 2012）。然而，在白人殖民者剥削下，这片土地变成了一片荒地，看不到任何生机，小女孩也没有熟悉那些美丽自然风景。“同大部分白人农场一样，父亲的农场也只散布着几小块耕地，大块儿地都闲置着”（Lessing, 2012）。在小女孩与老酋长相遇之前，她听到了农场旁边鸟的哀鸣。“鸟儿悠长幽怨的鸣叫从一棵树传到另一棵树”（Lessing, 2012）。女孩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她家农场周围，习惯了贫瘠土地，光秃树木以及土地上牲畜踩出的一道道沟壑；然而在去酋长村的路上，小女孩说，“一开始我不明白，我只是跨越了地界，怎么就好像踏进了一片全新的土地”（Lessing, 2012）。农场外面世界是一个全新世界，美丽自然风光给了她极大震撼，甚至她感到一阵恐惧。作者认为，小女孩在这里的恐惧是她将农场与自然相比较，潜意识里意识到她所属的白人殖民者对自然行为有多么恶劣，内心的不安使她感到恐惧。后来，当女孩看到酋长部落生活在和谐温暖环境中，“河流分出的支流如臂膀怀抱着村庄”（Lessing, 2012），并与农场工人脏乱差的生活环境形成对比。

在回来路上，女孩感到一种孤独，因为这里的风景不属于她，他们是作为破坏者来到这里的。“好像在告诉我：你是以一个破坏者的身份走在这里”（Lessing, 2012）。因此，女孩误入农场外自然世界，也引发了她对白人破坏和谐生态行为的思考，这成为她建立生态观念转折点，也说明了人与自然不是对立，而是和谐共存共同体。大自然经过长期进化，孕育了人类生命，而人类只是大自然产物，大自然没有人类也可以生存，而人类没有大自然滋养将无法生存。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不懂得感恩自然，就会被自己行为反噬。

三、结语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200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为“一个女性经验的叙事者，她带着怀疑精神、激情和生动性解析这个分裂的文明”。

莱辛一直关注着有关人类命运重大问题，具有极大人文关怀。作为她早期关于非洲殖民时期短篇小说之一，《木施朗加老酋长》生动地描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并揭示了当代世界境况。本论文运用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对故事中三对二元对立，即白人与黑人、父母与孩子、人与自然进行了描述和解构，并得出结论：没有“他者”黑人合作，“自我”白人无法在非洲大陆定居和繁衍；作为“自我”白人父母没有“他者”孩子应有的人文关怀；“自我”人类与“他者”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通过对这三组二元对立关

系解构，作者试图消除文本中原有矛盾关系和传统中心思想，重新构建文本。通过对故事内容分析，本论文试图探讨文本背后的文学价值和人文关怀。解构不仅是为了颠覆我们传统认知中的二元对立矛盾，更关键的是要找出这些二元对立背后的观念和价值，以分析故事内在意义和普遍价值。此外，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环境问题层出不穷，《木施朗加老酋长》中的人文精神也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Abrams, M.H. & Harpham, Geoffrey.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2.
- [3] Klein, Carole. *Doris Lessing: A Biography* [M].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 2000.
- [4] Lessing, Doris. *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 [M]. Sydne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2.
- [5] Tyson, Lois. Marie. *Critical Theory Today*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6] 王先霈. 文学批评原理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7] 雅克·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 [M]. 张宁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8] 张金全. 我心深处: 多丽丝·莱辛作品研究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An Analysis of *The Old Chief Mshlang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Zhang Xinyue

Abstract: Doris Lessing (1919-2013) was a celebrated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female writer since Virginia Woolf and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07, whose work is known for its prolificacy and thematic variety. *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 is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about Africa published early in Lessing's career, of which *The Old Chief Mshlanga* is the first in the collection. The story is

to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young white girl about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black people on white farms which depict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oppressor and the oppressed in Lessing's eyes, and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and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in this pluralistic world.

Previous scholars have interpreted the protagonist's thoughts from ecological discourse, initiation theme,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is thesis takes Jacques Derrida's idea of deconstruction a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 in *The Old Chief Mshlanga*, it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hierarchical order, breaks the original center, dissolves the binary opposition, and establishes a new kind of harmon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earch objectives,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introduce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writer and the work, and briefl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on the story as well as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t, including the key concepts of “anti-logocentrism,” which shows the feasibility of deconstructionism in this study. Chapter Two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thesis, in which the three aspects of race, parenthood, and species are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ttempting to dissolve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 and re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within the text. 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briefly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and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Doris Lessing; *The Old Chief Mshlanga*; binary opposition; deconstructionism